12

V
B330.2
S72

18-19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八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瑺同校

元世祖皇帝紀

帝諱忽必烈太祖第四子睿宗同母弟也次子憲宗同母弟也
戚宋承統在位三十五年實計一十六年壽八十崩
帝性至孝仁明英武屢立大功然猶用兵不已好征遠
夷如雲南交阯高麗日本八百媳婦等國連年用兵悉
皆臣服故能混一區宇坐致太平文臣如許衡姚樞劉
秉忠史天澤王鄂李道復等謀謨廟堂武將如伯顏阿
里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炳等攻城畧地大闢嘉猷
文武並用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有也

己卯至元十六年春正月詔以海南瓊崖儋萬諸郡平令

阿里海涯還○二月張弘範李恒等滅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六天下共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爲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張弘範等以厓山既平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

史臣曰嗚呼孔子春秋絶筆之後至是一千八百六十一歲矣其憂世之心始大驗於此嗚呼極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居乎其中人必得其所以爲人然後天地得其所以爲天地是則人之爲人天地賴焉以有立者也人所以不得其所者孰使之哉夷狄害之也天生聖人以爲一世之主必使華夷各止其所而安其分則人道立而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則紛紛擾擾相爭相奪競地之利昧天之理而人道於是乎不立矣聖人有見乎此故其致治保邦拳拳然以蠻夷猾夏爲憂著書立言諄諄以内夏外夷爲戒非徒爲一世計所以爲萬世計也世儒以其一世之微功而忘萬世之大戒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是豈聖人立教之心哉竊原天地之理推聖賢之意以嚴萬世華夷之防於元混一天下依

綱目南北朝五代例分書其年號于甲子之下且黑其圈以見其爲純陰之世天翻地覆夷狄反爲華夏之主自天地開闢以來未始有也有之始於此嗚呼豈非天地間極大之變也哉

○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書來上○建司天臺于大都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儀象圭表以銅爲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爲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夏四月張弘範李恒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秋八月帝如上都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歛之民詔天下罷之○冬十月詔皇太子燕王參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之事皆先啓後聞○宋丞相文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曰跪主者曳之地或

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
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
宋氏以致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
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
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
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
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
前爲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
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
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

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幼
君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
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王之立所以爲
宗廟社稷計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
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孛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做得
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
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有疾雖甚
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
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怒命囚于獄其忠
義見之於詩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

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氷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竪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余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閒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卓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塲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左傳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者乃舍之南史聞北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董狐晉史官也左傳宣二年趙穿弑晉靈公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隱○秦始皇二十八年東游至博浪沙中張良欲爲韓報仇令力士操鉄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大索之○漢武帝天漢初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幽武北海使之牧羝武卧起持漢節留匈奴一十九年乃還鬓髮盡白○嚴顏爲荊州牧劉璋守江州張飛破之被獲飛喝之曰何不早降荅曰卿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斫頭顏曰斫頭便斫頭何以怒爲○晉懷帝時嵇紹爲侍中帝既蒙塵軍衛皆潰散紹以身悍御輦飛矢雨集遂遇害血濺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之

○唐玄宗時張巡爲真源令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尹子奇以刀剮其口齒存者三四○唐玄宗時顔杲卿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拒戰被執祿山敕之曰汝自户曹我奏汝爲太守何負於汝杲卿罵曰汝本羯奴天子擢汝爲節度何負於汝而反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之橋柱及剮罵不絶口賊又斷其舌○管寧當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觀孫邕王基共薦之明帝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不就家貧好學坐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在家常着皂帽衣裙而已矣○後漢主建興中丞相亮率諸軍伐魏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危急存亡之秋也云云○晉愍帝時五胡雲擾天下之亂豫州刺史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予生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唐德宗時朱泚反召段秀實議欲僭號秀實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以笏擊之中其額血流滿地其黨遂殺秀實○晉南渡諸名士遊宴新亭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耶○漢鄒陽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一皁皁馬櫪也沴陰陽氣亂又妖氣也沮洳漸濕之地也

附録詩詞

過零丁洋辛苦遭逢此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過金陵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

過淮河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胡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柰何忽已置念慮今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我

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子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
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過平原縣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
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
速連盟賊聞失色分君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
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
公威靈哀哉常山賊鈎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
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
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
歸何所茫茫煙草中原土公視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

雷行天

題雙廟張巡許遠沁園春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
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
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
嗟哉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
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
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召故宋丞相文天祥于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而天
祥益不屈乃赦之○敕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于長春宮
歲以爲例庚辰十七年春正月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

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定諸路差稅課程有增益者即上報隱瞞者罪之不得漏畝增稅以病百姓○詔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及板○都元帥張弘範卒

史臣曰史綱於弘範以死書何誅其以華人爲夷用而滅中國之統也弘範既爲之臣矣臣爲君用不得不然又何誅嗚呼周平王遣宰咺來賵仲子先儒謂其以太宰承命以賵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言不用而居其位不辭是爲不禮貶而書名賤之也且宰咺所事者周之天子所賵者諸侯之妾行之於時日之間雖曰於禮有悖而綱常之大分未盡潰也聖人猶必貶絕之況以中國之人仕桀驁之虜滅我自三皇五帝以來中國之統者乎仕元之人不止弘範誅其一以儆其餘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南康杜可用反命史弼討擒之○六月阿答海等請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阿合馬力爭詔御史臺選官檢覈具實以聞○秋七月遣宦者咬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始窮河源龍虎山在貴溪縣西南皂山在臨江府城東三茅山在應天府句容縣東南

史臣曰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爲信至是始知其源之所自也

○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來貢○集賢大學士許衡致仕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始命在官者任事一月後月仍給俸或廢事斥之○十一月詔頒授時曆○十二月陳桂龍據漳州反唆都率兵討之桂龍亡入畲洞○重建太廟成自舊廟奉遷神主于祫室遂行大享之禮

辛巳十八年春正月帝如漷州○二月如柳林三月朔還宮○皇后弘吉剌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焉○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許衡卒年七十三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

臨江梁氏曰按許公善於訓迪其言喣喣雖與童稚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之昏明大小各有所得所去人不忍舍服念其教終身不敢忘聽其言者雖武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

翰林承旨王磐氣盖一世少許可獨稱衡曰先生神明也

史臣曰仕元之臣衡爲之冠冕而卒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心也衡臨終之言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嗚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觀斯言也則衡固亦自知其仕元之非矣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或泯也徒以其知之未真行之不決至其臨終之際天理發見出於由衷之言味其不能辭官之一語則可見元人之官在所當辭而不能辭焉以是負愧云爾衡不自諱後世之人乃曲爲之諱何哉春秋責備賢者故綱目於楊雄之仕莽以死書之衡之仕元較之雄尤甚焉者然其有自知自悔之辭此其所以不書死而書卒也歟或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許衡生元人域中而不仕元將何以行君臣之義哉夫謂之義者宜也可仕則仕不可仕則不仕合其宜則爲義不合其宜則爲非義夫以中國之人學周公孔子之道雜群胡之中毀冠裂冕以事夷主以絶我中國帝王之統爲宜乎不宜乎然則孔子欲赴公山弗擾之召非歟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吁以

臣而畔君一旦而革其非心則君臣之分固在也以夷而滅中國之主春秋華夷之分安在哉在聖人則欲往而終不往而衡則卒往焉其亦異於聖人矣然則爲許子計柰何曰隱居教授明道以淑其徒立言以範乎俗如劉因之屢召不出出而亟歸可也

帝如上都○秋八月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誡奸吏禁盜賊治軍旅奬忠義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阿剌罕卒○詔阿荅海等分戍三海口令就招海中餘寇阿荅海乞以戍海口軍擊福建賊陳弔眼帝以重勞不許○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人

史臣曰始皇築長城漢武伐匈奴後世以其窮兵黷武目之以爲無道主元世祖世所謂賢君者也在位之日擊緬甸擊占城擊爪哇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始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吾子孫害必深也秦始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于是緬甸接于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大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

之物害有用之人爲人民之主而殺人民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焉有道之主果若是哉或者至比世祖以堯舜而比許衡以孔孟噫世祖爲堯舜則衡優爲孔孟矣

帝還大都○九月癸亥朔帝畋于近郊庚辰帝還宮○臨洮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以爲未實欲覈之帝曰阿合馬何知事遂止○冬十月詔焚毀道書諭天下從樞密副使張易惟道德經繫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

史臣曰道家所謂經者率多僞妄俚淺之言焚之誠是也然則道士當用何書歟曰老子莊子列子之類其本書也道士之書可焚毀而佛氏之書獨不可焚毀歟曰以五十步笑百步同一走爾奚用相笑爲哉世祖崇佛而黜道周武帝唐武宗之故步爾

○十二月以甕吉剌帶爲中書右丞相

臨江張氏曰元史所載國人名氏本不可以華音釋之何者國語所稱人名皆有其聲而無字常時特借華音相近之字以用之如觧台帶泰同一音也巴八拜伯同一音也或鐵木帖睦之相混或塔失達識之不同前後彼此不一若此之類不容槩舉將何者以爲正說國語

之中若剌字林字里字之類又皆舌而呼之是豈華音所能釋者乎讀是書者以意求之可也

壬午十九年春正月帝如柳林○以大卜爲右丞也罕的斤爲參政帥師伐緬○命軍官陣亡者其子襲職以疾卒者受官降一等具爲令○二月帝還宮○三月帝如上都○丞相阿合馬有罪益都千戶王著與高和尚合謀殺之時帝在上都中丞也先帖舉兒馳奏帝怒命樞密副使孛羅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誅王著高和尚于市以樞密副使張易承僞命發兵并誅之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夏四月以和禮霍孫爲中書左丞相降甕吉剌帶爲留守同簽樞密院事○設鹽使司賣鹽引法擇利民者行之○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爲率○定內外官以三年爲考滿任者遷敘未滿者不許超遷○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朔日食○占城既服復叛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命唆都爲將討之○九月令諸路歲責儒吏各一人各道提刑按察使舉廉能者議等遷敘○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左丞相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時

害民如今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毋否則遣還爲宜從之○冬十一月以江南襲封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就給俸祿與護持陵廟璽書○詔以阿合馬罪惡頒告中外○十二月殺故宋右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士留

憂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至是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師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言某日燒蓑城幕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幕遷瀛國公及宋宗于上都疑丞相者天祥也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

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爲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書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其亦自惠州舁天祥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壁之子叔子爲後天祥爲人豊下兩目烱然善談論博學飲酒能多而不亂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疎卒以窮死世哀其忠所居對文筆峯自號文山平生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竭尤長於詩有古賦比興之旨流離中感嘆悲悼一發於詩在京口有指南集在燕獄有集杜詩百首又有吟嘯集行于世漢王封齒謂漢高帝封雍齒蜀將斬顏謂蜀將張飛斬嚴顏也

呂氏中曰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之負國文丞相毀家紓難九死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矣

挽文丞相詩附錄二首○塵海焉能活壑舟燕臺從此築詩囚雪霜萬里孤臣老光獄千年正氣收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難論天地無窮草木愁又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風吹子房

本爲韓侂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人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宋濂賛曰才優德純山峙玉温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廉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聖主宅右揆而相表深沉有謀真潞國之裔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懦夫之氣而褫奪邪佞之魄嗚呼此所以爲邦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歟

○御史中丞崔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三公將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爲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從之

癸未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納皇后弘吉剌氏○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政宰臣常不得見帝輙因后以奏事○中山民薛保住伏誅和禮霍孫言保住爲匿名書來上欺罔朝廷希覬官賞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以犯人妻子給之又言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大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爲便帝皆從之

○以阿答海爲征東行省丞相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

又命闍里帖木兒以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同往征之○三月帝如上都○夏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上都崔彧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姑宜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二三年後東征未晚不聽○六月遣五衛軍脩築行殿外垣○定市舶抽分例舶貨精者取十之一粗者取十之五○冬十月帝由古北口還大都○詔五衛軍歲以冬十月聽十之五還家備資裝正月番上代其半還四月畢入役時各衛議先遣七人而以三次自代從之○建寧路總管黃華反號頭陀軍稱宋祥興五年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府詔卜隣吉帶史弼等將兵討平之○十一月命各省印授時曆

甲申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禮霍孫率百官上帝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諸王百官朝賀如正旦儀○赦天下○建都王烏蒙及金齒一十二處俱降建都先爲緬所制欲降未能時諸王相吾荅兒及右丞大卜參政也罕的斤分道征緬拔其江頭城以兵守之遣使招諭緬王不應建都以大公城爲巢穴

進攻拔之故皆降○二月命阿荅海征占城發兵一萬五千人船二百艘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三月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致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歸○夏四月忽都帖木兒征緬之師爲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二千往助之○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鑑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曆法○六月封子脫懽爲鎮南王駐鄂州○秋七月征占城○八月征東招討司聶古帶言阿里海涯等進討骨嵬七月之後海風方高糧伏船重深虞不測姑宜少緩帝從之○和禮霍孫罷復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鎮南王征占城師次永州安南興道王率衆屯衝要來拒王師十一月師至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興道王復以兵扼於萬刼進擊敗之○故宋太皇太后謝氏殂于燕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命禮部領會同館先是外國使至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始歸禮部○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爲異謀不軌事覺皆磔于市○詔發宋會稽諸陵從西僧嗣占妙高之請也

史臣曰按宋濂文集至元二十一年僧嗣占妙高上言

欲毀宋會稽諸陵西僧楊璉真加與桑哥相表裏爲奸
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發陵取寶器以諸帝遺
骨建浮屠于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我
太祖洪武元年始命索飲器于西僧而以藏之舊穴云夫
楊璉真加發陵之罪固不容誅矣然其發之也乃奏請
而後行則其罪固有所歸矣嗚呼盜賊發前代之陵寢
以求寶玉不知其主名尚當爲之根究誅捕況知其故
而使之戕其遺體也哉世祖因其奏請而從之是則以
帝王而爲赤眉溫韜之事也世祖不君之事非止一端
而此爲甚說者乃欲後世作史者比元魏而進之果何

見哉
○烏馬兒與安南興道王戰大敗之進次富良江北安南
國王陳日烜領舟師來拒戰大破之日烜遁去師入其城
還屯富良江北○三月帝如上都○詔天下拘收銅錢○
夏四月詔汰六部官擇其廉潔有幹局者存之中書省臣
言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員爲額○安南王陳日烜
走海港鎮南王命李恒追襲敗之適暑雨疾作欲還兵思
明州命唆都等先還安南以兵來追唆都戰死恒爲後拒
以衛鎮南王藥矢中左膝至思明州毒發而卒
臨江梁氏曰按恒先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爲西夏國

主恒末主之孫其兄李瑄反恒從父棄家入告變瑄怒
繫恒闔門于獄中瑄誅得出世祖以爲淄萊路奥魯總
管至元七年改宣武將軍從伐宋以功拜資善大夫荆
湖行省左丞從鎮南王征交阯至思明州卒封滕國公
○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史臣曰三代以來中國所謂寶者珠玉金貝而已至西
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之類雖無益
世用然猶可製爲器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是皆磈
石碎礫之類形既不圓文又不瑩用之麗金銀以爲服飾
乃至費貲萬億以售之世祖在元君中爲最賢猶遣使絶
域求之他固不足責矣
六月呂師夔乞假省毋江州帝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
蒙古人不知朕左右無復漢人可否皆自朕決汝當盡心
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爲朕羞○馬湖部田鼠食稼
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秋七月樞密院言
鎮南王所統征交阯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
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收鎮南王節制以征交阯帝
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交阯
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屬馬湖部四川○九月敕征交阯
諸軍除留蒙古軍一百漢軍四百爲鎮南王宿衛餘悉令

還○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冬十月立征東行省以阿答海爲左丞相劉國傑陳嚴並左丞洪茶丘右丞率諸軍伐日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監察御史劾奏世榮罪惡遂令世榮赴上都於帝前欵伏遂下世榮於獄誅之○十二月丁未皇太子真金卒

丙戌二十三年春正月朔罷朝賀以皇太子故也○詔罷征日本兵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故罷之○二月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涖按治十月還司用御史臺臣言○命湖廣行省造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州○命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兵伐交阯立其族人之來降者陳益稷爲安南王以奉陳氏祀○集賢直學士院程文海言省院諸司皆以南人參用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宜參用之便帝以語王速帖木兒對曰當擇賢者以聞帝曰汝漢人用事者豈皆賢耶○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遣要束木鈎考荆湖行省錢糧中書擬要束木平章政事脫脫忽參知政事帝曰要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今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奏擬令人

恥之其以朕意諭安童○五月詔遣參知政事禿魯罕樞
密院李道治書侍御史陳天祥行鈎考錢糧阿里海涯言
要束木在鄂省鈎考豈無貪賄臣亦請鈎考之故有是命
○六月荆湖行省阿里海涯卒禿魯罕奏前要束木阿里
海涯互請鈎考今阿里海涯雖已死事之是非當令暴白
帝曰卿言良是此事自要束木所發當依其言究行之○
詔以農桑輯要頒諸路○冬十月帝還大都○以張瑄朱
清並爲海道運糧使○要束木籍阿里海涯家貲運致京
師○免徵海道風浪覆舟糧
丁亥二十四年春正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
劵軍及雲南兵海外四州黎兵命海道運糧張文虎等運
糧十七萬石分道以討交阯置征交阯行尚書省以奧魯
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揖參之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
制○二月復置尚書省改行中書省爲尚書省六部爲尚
書六部○設國子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
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
劄飲食仍隸集賢院○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帝如
上都○札魯忽赤合剌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録囚數
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爲數
必多宜留札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豈可

遽殺耶宜悉配隷淘金○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交鈔並行以至元鈔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帝自將征之發上都括江南僧道馬匹○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灤以欽察爲親軍都指揮使右衛僉事王通副之六月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遣其黨搭不帶率所部六萬人逼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獲乃顏輜重千餘○秋七月乃顏黨朱郁兒犯咸平宣尉塔出從皇子愛牙亦合兵出瀋州進討宣慰亦兒撒合分兵趨懿州擊之其黨悉平（瀋州今瀋陽中衛懿州今廣寧衛）

○八月帝還上都○以李海剌孫爲征緬行省參政將新附軍五千探馬赤軍一千以行仍調四川湖廣軍五千赴之詔諭鎮南王禁戢從征諸王及省官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國而易之○冬十月朔日食○雲南省右丞愛魯帥兵次交趾木兀門其將昭文王以四萬人守之愛魯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鎮南王次思明州遣程鵬飛與奥魯赤等分道並進所向克捷王次界河交趾發兵拒守進擊破之次萬刼諸軍畢會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棄城遁○以朱濟張宣海漕有勞遥授宣慰使

戊子二十五年春正月陳日烜走入海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阯城發兵攻其諸寨破之○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刼命烏馬兒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不至諸將以糧盡師老請班師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揖將水軍先還王及諸將相次續發至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奥魯赤以諸軍北還○陳日烜遣使來謝以金人代已罪○三月帝如上都○四月命征交阯諸軍還家休息一歲○安南陳日烜復遣使來貢方物○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時帝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交章薦之故也

附謝疊山書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今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其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苫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降旨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師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毋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茅之銜不可徹廢陛姓名不祥者不可

辱古靈薦藁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特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其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吽闔闢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吉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者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

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備某稽顙再拜

敕征緬行省北到緬中一禀雲南王節制○五月詔皇孫帥諸軍討叛王火魯火孫命合禿魯干等以左右怯薛衛士及漢軍五千三百人從皇孫北征○九月帝還大都○參政魏天祐執宋故臣謝枋得北去先是枋得由建陽唐

石山轉入蒼山等處朝遷暮徙崎嶇山谷間竟得脫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時妻子已斃於獄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自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傍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至是天祐朝京將載謝枋得後車遣建寧總管撒的迷失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德祐丙子枋得戰于安仁敗績于信州軍潰棄家變姓名入建寧山中大運至信州樓榜眼捕執枋得妻李氏及二子送江淮行省拘于楊州獄中毋夫人以老疾得免

附謝疊山與魏容齋書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于大參政公閣下今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奸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寃狀明白奸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仕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自丙戌程御史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湯武下有隨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堯舜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録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感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衰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閑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之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毋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大元有命當歷駕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言書獻于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某

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荅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即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父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於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妬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附謝疊山上丞相劉忠齋書七月吉日門生縗絰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于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趂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參政管公將隆旨跟隨好人不覷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士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爨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

不尋逃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握重兵當一面矣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以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尚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户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羨藜含糲於大元之土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逋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殫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隣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冊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顧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冊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冊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遯迹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大冊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號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冊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跟尋好人不覥面皮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背負師門爲念特賜仁言爲某陳情於江淮行省參政管公顧移關諸路縣及道錄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脅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

亦可察其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戰慄之至

冬十月瀛國公趙㬎學佛法于吐蕃

己丑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廣東賊鍾明亮寇贛州掠寧都據秀嶺命江西省左省管如德發江淮省及鄰郡戍兵五千往討之○三月朔日食○台州賊楊鎮龍聚衆寧海僭稱太興國寇東陽義烏浙東大震諸王甕吉帶時謫婺州率兵討平之○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亦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簒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百口不能自辨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眠轎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茹小蔬菜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子

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絶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行于世○翰林學士王磐卒年九十二贈太傅開府封潞國公謚文忠磐字文炳廣平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號萬石王家

臨江梁氏曰王磐大肆力於學蒐羅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東平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嘗數百人李璮亦以禮致之磐買田渳河之上題其居曰鹿庵及璮謀不執磐覺之脫身去世祖召見撫勞甚厚璮[illegible]誅磐挈妻子歸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出爲宣撫使復入翰林爲學士遷太常少卿時宮闕未建遇稱賀臣庶雜至磐上疏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百官姓名以次聽通事傳呼妄入者準闌入之罪自是而儀制立矣

五月鍾明亮率衆一萬八千五百人來降○秋七月開安山渠成河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冬十月鍾明亮復反寇楊州其黨江羅寇漳州韶雄諸賊皆應詔江西行院月的迷失復合福建江西兵討之先是明亮既降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爲循州知州帝不允故復反○婺州賊葉萬五寇武義縣

江淮省平章不鄰吉帶將兵討之○十一月漳州賊陳機
察寇龍巖福建省遣兵討破之○徙宋趙氏族人散居江
南者於燕京既而止之○封皇子闊闊出爲寧遠王會通河在
兖州府濟寧州南武義縣屬金華府龍巖縣屬漳州府
庚寅二十七年春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
糧穀○二月泉州地震○鍾明亮等復降詔徙爲首者至
京師○建昌賊丘元等集衆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太
五集衆寇寧國皆擒斬之○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江
西行省管如德行院月的迷失合兵討反寇鍾明亮明亮
詐詔縛至闕下如德等留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樞密
院以如德違詔縱賊請詰之詔罷江西行樞密院○括天
下陰陽戶仍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藝者歲貢各一千人○
七月江西霖雨贛吉袁瑞建昌撫水皆溢龍興城幾沒○
罷緬中行尚書省○貴州猫蠻作亂入順元城湖廣省撥
八番萬戶府及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順元城在貴州宣慰司城南
○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吏民七千餘
人壞倉庫局四百餘間民居不可勝計○十月封皇孫甘
麻剌爲梁王出鎮雲南○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
四十五萬餘戶尚書省臣言於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
賑之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增置諸路

萬户府江淮行省平章不隣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復還三萬户以合剌帶一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軍戍温處禮忽帶一軍戍紹興婺祁寧國徽初用土兵後皆與賊通今以高郵泰兩萬户漢軍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置七萬户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户府○十一月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許陳潁諸州大被其患○易水溢雄莫任丘新安田廬漂沒無遺詔有司築堤障之○十二月尚書省臣桑哥有罪免

辛卯二十八年春正月免江淮貧民自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一千三萬石鈔千一百五十錠絲五千四百斤綿千四百三十餘斤○二月上都太原饑遣使賑之○以完澤爲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命御史大夫月兒魯辨桑哥之罪以桑哥沮折臺綱又箠監察御史○帝如上都次大口復召御史臺及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桑哥之罪○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執湖廣要束木詣京師籍其家貲金凡四千兩○逮西憎楊璉

真加下獄尋釋之

史臣曰天下之惡一也盜賊發前代帝王之陵寢後代帝王所當禁戒者也所以禁戒之者非但爲前人亦將爲吾易世之地也楊璉真加發宋帝陵寢之在會稽者凡一代帝王之遺骸皆爲其暴露甚至截其頭顱以爲器有人心者所不忍聞也世祖於此略無惻然之心幸有發覺其事者旣逮之下獄矣而又釋之迨其死也又用其子以爲行省執政之官謂世祖不知情可乎盖世祖實使彼髡爲之不得已逼於公論而逮其下獄故不徒不罪之又賞其功而録用其子也

○要束木伏誅中書省臣言麥本丁崔彧等言桑哥當國四年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除名爲民帝從之於是誅其妻黨要束木八吉由等○罷尚書省事皆入中書○詔以桑哥罪惡繫獄按問籍其家貲○徵劉因不至因前爲太子賛善以繼母病去至是母亡以集賢學士徵之不起

○秋七月桑哥伏誅

史臣曰按元史姦臣傳凡五人而四人者在世祖之世其臣固奸矣而用之者何人哉夫叔季之世昏弱之主爲奸臣所怵誘脇制者則有之矣未聞創治立法之君

而爲奸人所動者也迹世祖之臣所謂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人者皆以財利進既而皆以財利誅豈世祖皆不知其人而誤用之哉蓋三人者不知世祖之心而誤爲世祖之用者也世祖之心公私善惡交戰于胸中所甚愛者利也而好民之心亦未嘗無焉見彼三人者善於理財故驟用之謂其可以富國而裕財雖有人言不入也及財既得矣而又慮人議我後而加我以好利之名人或有言焉者於是從而誅之以觧人言以全吾名後來者不悟其機又從而蹈之嗚呼可哀也哉愚故曰三人者不知世祖之心而誤爲世祖用者此也或者不以臣言爲然以爲誤用其人吁所謂誤者一斯可矣何乃至于再至于三乎世祖用此三姦亦所謂怙終者邪

○以李淦爲江陰路教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有旨驛召淦詣京淦至而李已死授淦教授以旌直言○刻至元新格板頒行使百司遵守參知政事何榮祖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事緝爲一書也

○秋八月平陽地震壞民居萬有八百二十六區壓死百五十人○冬十二月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毋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罷鉤

考錢穀○户部上天下户數内郡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壬辰二十九年春正月日食免朝賀○詔江南州縣學田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令覈數入官○禁鞭背○二月以亦黑迷失及史弼高興並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征瓜哇瓜哇國名即古闍婆國也○以安南陳益稷遥授湖廣平章政事居鄂州○三月帝如上都○秋七月建社稷於和盖門大壇各方五丈高五尺白石爲柱飭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牖瘞坎壝垣悉倣古制别爲齋廬三十三楹○八月帝還大都○遣忙兀魯迷失帥軍征八百媳婦國八百媳婦國世傳其主名八百媳婦今爲大甸軍民指揮使司○冬十月右丞相完澤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禄者自春及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辛嘉納之○十二月

詔罷寧國路鑿山冶銀中書省臣言寧國路民六百户歲
額銀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採之於山乞罷之
制曰可
癸巳三十年春正月命中書汰冗員凡省内外官府二百
五十五所○前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年四十五無子延祐
中贈翰林學士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容城郡今保定府容城縣
臨江梁氏曰按因保定容城人父述遂於性理之學中
統初爲左三部尚書因天資絶人日記千百言過目即
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
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評

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
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因性不苟合不妄交家雖
甚貧非其義一芥不取隱居教授師道嚴尊弟子造其
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所居扁之曰静脩學者稱
爲静脩先生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
集
歐陽玄賛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
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高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
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
内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齊一出而春秋成則其

志不欲遺世而獨往明矣得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
繼絶學後世開太平者耶
史臣曰世史於劉因卒而書以徵士何倣綱目書陶潛
例也因生元人近甸而不仕元其志可尚也已盖嘗觀
其所作退齋記有曰挾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
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
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
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其徒楊俊民申之曰
先生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久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
曰老氏之術也由此言觀之則因之不仕盖的然有所
見也但所指言者不知何人然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
朱自居及其徒所謂得君行道衆以伊洛宗之似指當
時許衡也若然則因亦不然衡之仕元歟雖然因知元
乃夷狄之君不可事而不知宋乃中華之統不可絶而
作渡江賦以籌畫忻幸之何歟豈非幽燕之地淪入夷
狄已久雖豪傑之仕如因者亦不免爲見聞習染所局
歟毋怪乎盧摯之徒謂宋爲淮夷也
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自給帝曰與其漁於水曷若力
田其給牛價農具所耕○二月回回孛可等獻大珠邀價
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此錢以周貧者○帝如上都

○夏六月以皇太子寶授皇孫鐵木兒總兵北邊○詔皇曾孫海山出鎮雲南以皇孫梁王印賜之○九月朔帝還大都○冬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無功而還各杖而耻之仍沒家貲三之一○是歲天下路府州縣等二千三十四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十八縣千一百六十五宣撫司十五安撫司一寨十一鎮撫所一堡一各甸部管軍民官七十二長官司五十一録事司百三巡院三官府大小二千七百三十三處隨朝一百二十一員萬六千四百二十五隨朝千六百八十四戶一千四百萬二千七百六十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庚午帝大漸○癸酉帝崩于紫檀殿以歲乙亥八月乙卯日生至是崩壽八十在位三十五年

張美和曰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每遇災傷免租賑饑惟恐不及嘗有近臣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年禾稼何由得種不許初命征哇咔以二萬人往人給鈔二錠其後五千人往樞密臣言宜追徵不行者鈔三萬錠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也勿徵其存心如是用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綱陳紀所以爲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史臣曰嗚呼世道極變之大有三曰臣而僭君之位也婦而當陽之剛也夷狄而爲中國之主也自秦漢以來

僭君之位有莽溫焉然前此猶有羿焉當陽之位有武
嬰焉然前此猶有嫋也夷狄之主中國則首昉於蒙古
焉前乎此者淵勒非不稱帝也然崛起而倏滅遼金非
不僭號也然偏安於一隅未有混一天下使凡覆載之
間止有夷而無華如元之世者也嗚呼豈非世道變極
之會歟作俑之尤在於世祖故援王莽武嬰之例而以
死書非忘其宏闊及民之仁著此以立萬世華夷之防
焉耳

諸王大臣發使告哀于皇孫○乙亥葬起輦谷○皇孫鐵
木兒自軍中來奔喪夏四月至上都遂即皇帝位于大安

閣先是御史大夫崔彧得玉璽於故臣札剌氏之家其文
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后
手授於帝遂即位矣

史臣曰此印得之故相之家楊桓考證以爲秦璽按璽
在漢爲元后所擲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
傳國之璽今此印無之其非秦所製者明甚疑即宋元
符所得於咸陽民家者也

○詔徐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粮十分之
三繫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户逃亡者差稅皆免之○夏五
月戊午右丞相完澤太尉臣兀都帶上大行皇帝謚曰聖

德成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追尊皇考謚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追尊太母元妃曰皇太后○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宋使家鉉翁安置河間年踰八十賜衣服遣還其家○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史臣曰臣按寧獻王所著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帝信桑門之惑盡焚中國道藏闢儒道二教爲外學貶孔子爲中賢尊桑門爲正道又爲世祖斷云聽妖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爲邪道擬爲中賢不足稱聖及考元史止於是年焚毀道書而不見所謂貶孔子之實惟成宗本紀世祖正月崩成宗即位是年秋七月即書詔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宋以來天下學校通祀之已非一日又何待今日始詔中外崇奉之哉噫當時必有所施行如博論所云者元史臣爲世祖諱故畧去之嗚呼孔子既沒之後世主未嘗敢有異論者使誠有是事則世祖之罪浮於始皇矣疑以傳疑史家通例也特因所疑而書之以俟知者（愚初得博論而讀之見其中引元朝秘史云元之始祖是蒼白狼驍白鹿相配所生心疑之後入內閣見元朝秘史用蒙古字書旁註以華言果有其事亦有之況其序文明謂此論奉命而作必有所據耶）

○詔翰林國史院脩世祖實録以完澤監脩國史○八月初祀社稷○冬十月帝還大都○江浙省臣言陛下於即

位之初詔蠲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帝諭中書省臣曰中書職務卿等皆懷怠心朕在上都令還也的迷沙已沒財產任明理不花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淹滯桑哥雖奸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約束曹屬有不事事者笞之○十一月丁未朔帝朝皇太后于隆福宮○以伯顏察兒參議中書省事伯顏言以兄弟同省宜相避嫌帝曰卿勿復言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十二月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伯顏卒初伯顏之取宋而還也丞相阿合馬先詣官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爲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乃誣其取宋之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後有獻是盞者世祖愕然曰幾害我忠良及世祖崩百官總已以聽帝即位于上都親王有遺言伯顏握劍立殿陛陳祖訓宣顧命述所以立帝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慄趨拜位至是卒封淮安王謚曰忠武

梁氏曰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衾未嘗言功可謂一代

之良將也

成祖皇帝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也世祖崩諸王立之在位一十三年壽四十二崩

乙未元貞元年春三月命廉訪司及省臺選官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以中書省臣奏近者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能否止憑觧由選調由是選法大壞故也○帝如上都以東作方殷罷諸不急營造○夏四月設各路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遊諸王駙馬之門○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五月陞江南平陽等縣爲州以戶爲差戶至四萬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者爲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又以戶不及額者降路爲州○詔自元貞元年五月以前逋欠錢糧者皆罷徵○以買的爲簽書樞密院事買的伯顏子也太后言其父盡忠王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小故有是命○六月江西郡縣大水無禾民乏食命有司與廉訪司賑之○敕凡上封事者命中書省發視然後以聞○秋七月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竊發者衆皆由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爲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制曰可○九月帝還大都○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爲玄妙觀設所奉宋太祖神主○冬十月江浙里行明省不花陳臺憲非便事中書省御史臺臣奏乞自

今監察御史廉訪司有所按劾州縣官與本路同鞫路官與宣慰司同鞫宣慰司與行省同鞫制曰可○十二月荆南僧普昭等伏誅以僞撰佛書故也○禁諸王毋輒召有司官吏

丙申二年春正月上思州叛賊黄勝許攻剽水口思光寨湖廣行省調兵擊破之獲其黨黄法安等賊遁入上牙六羅○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爲太素凝神廣道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二月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勲臣爲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臣請甄別貧匱及赴邊者賜之其餘且宜悉止從之○三月帝如上都○罷太原平陽路釀進蒲萄酒其蒲萄園民恃爲已業者還之○夏五月安南國遣人招誘叛賊黄勝許勝許遂遁入交阯○秋七月增江西河南省參政一員以朱清張宣爲之○冬十月帝還大都○贛州賊劉六十攻掠吉州江西左丞董士選討平之○十二月立撒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撒里地與八百媳婦大牙相錯今大撒里胡念已降小撒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變夷情狀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以爲進取之地

丁酉大德元年春三月庚申改元赦天下○三月帝如上

都○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封事止之○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中書省御史臺臣言阿老瓦丁及崔彧條諸臺憲諸事臣等議乞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監察御史亦宜止於常選擇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覈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遷調廉訪司亦如之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無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外其餘悉依舊制制曰可○上思州叛賊黃勝許遣其子志寶來降○秋九月八百媳婦叛寇徹里遣也先不花將兵討之○帝還大都○十二月中書省臣言富戶規避差稅冒爲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汰爲民宋時爲僧道者必先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不定制僥倖必多又言無爲州樊課初歲入爲鈔止一百六錠今增至二千四百錠大率斂民財刻吏俸停竈戶工本以足之亦宜減其數帝曰樊課遣人覈實汰僧道

之制卿等議擬以聞○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户採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撫爲州屬廬州府大梁山在漳浦縣南）

戊戌二年春正月詔以水旱蠲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二月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造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完澤奏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二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之○罷中外土木之役○帝如上都○詔各道廉訪司作成人才以備選舉○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廉訪司治之○三月申禁官吏受賂詣諸司首者不得輒受○詔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爲真德廣寧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式（沂山在清州府臨沂縣南會稽山在紹興府城東南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醫巫閭山在遼東廣寧衛西）

○六月御史臺臣言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里海涯改爲門攤增課鈔至五萬錠今宣慰張國紀請復科夏稅與門攤併徵以圖陞進湖湘之民重罹其害詔趣罷之○九月帝還大都○十二月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

員下路一員

己亥三年春正月詔遣使問民疾苦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二○置各路惠民局擇良醫主之○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勿給○二月帝如柳林完澤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諭之曰汝等言多稽誤朕昔未知其人爲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恭乃職復蹈前非罪不汝貸○帝如上都○秋七月楊州屬縣蝗在地者爲鶩所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鶩○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壬辰夜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于牽牛之西有聲如雷○帝還大都○冬十月冊

皇后伯岳吾氏后名卜魯罕元真初立爲皇后至是授冊寶○十二月詔各省戍軍輪次放還二年供役

庚子四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皇太后崩明日祔葬先陵○帝如上都○定律令帝諭何榮祖曰律令宜早定之對曰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件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其宜於今者○夏五月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軍撒里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輙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秋八月更定蔭敘格正一品子爲正五從五品子爲從九中間正從以是爲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閏

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頒寬令免上都大都隆興大德五年絲銀稅粮秣養馬駙之郡免稅粮十分之三其餘免十分之一徒罪各減一半杖罪以下釋之江北荒田許人耕種者原擬第三年收稅今並展限一年以爲定例辛丑五年春二月以劉深合剌帶並爲中書右丞鄭祐爲參知政事皆佩虎符分雲南諸路行中書省事仍置理問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將兵凡三萬人征八百媳婦仍敕雲南省每軍十人給馬五疋不足則補之以牛符信也輔也所以輔信古者以竹爲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偽蜂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爲之防於是有銅鐵金銀鑄爲物象而用之漢文帝初爲郡國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長六寸第一至五國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旁鐫篆書亦以至五出入徵發用之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兎符其後改爲銅魚木契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

○詔廉訪司官非親喪葬遷及以病給告者不得離職或以地遠職卑受任不赴者臺憲勿復用○帝如上都○夏五月雲南土官宋隆濟反時劉深將兵由順元入雲南雲南右丞月忽難調兵供餽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盡剪髮黥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虜衆惑其言遂反攻貴州知府張懷德戰死雲南行省平章床九兒將兵討之殺賊酋撒月斬首五百級○秋七月戊戌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雹兼發江湖泛溢東起通泰崇明西盡真州民

被災傷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通泰二州屬楊州崇明縣屬蘇州府

○八月遣薛超尤兒等將兵征金齒諸國時征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死戰死人接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征之○有星孛出東井歷紫微垣天市垣自八月庚辰至九月乙丑凡四十六日而滅天象之間有三垣一曰紫微垣十五星在太乙之中十二曰太微垣十星在軫翼之北三曰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

○冬十月帝還大都○辛卯夜有星大如盂光燭地自北起近東分爲二星沒於危宿○定強竊盜條格凡盜人孥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十一月遣劉國傑及也先忽都魯將兵萬人八剌及阿塔赤將兵五千人討宋隆濟○十二月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卑弱不能自存者廩給五月壬寅六年春正月詔千戶百戶等自軍中逃歸先事而逃者罪死敗而後逃者杖而罷之沒入其男女○帝詔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勢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之爲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民耕種渾河源出塞外流至瀋陽衛又西南流至遼東都司城西北

○二月遣陝西平章也速帶兒參政汪惟勤將川陝軍湖

廣平章劉國傑將湖廣軍征乞不薛○罷征八百媳婦免
右丞劉深等官收其符印驛券○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
十八人○三月以旱溢爲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灤被災尤
甚免其差稅三年其災傷之地已經賑恤者免一年今年
內郡包銀俸鈔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村人户散辨門攤
課程並免之○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遣中書左丞
相荅剌罕哈孫攝事哈孫名其號荅剌罕○夏四月帝如上都○五
月太廟寢殿災○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太史院失於推
策詔中書議罪以聞○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
有孔子廟而國子寓於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哈孫乃奏
始建立之○冬十月帝還大都○十二月御史臺臣言自
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
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爲福而今春霜殺麥秋
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
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爲力乞
令中書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
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雲南地
震
癸卯七年春正月命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
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船先是江南僧石祖道告清瑄不法

十事命御史臺詰問之故有是命○二月詔中書省汰諸有司冗員仍諭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諸司不得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旨用之而於例未允者亦聽覆奏○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以下平章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三月江浙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都城火命中書省與樞密院議增巡防兵○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誅劉深杖合剌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先是深請征八百媳婦國哈剌哈孫曰海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帝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十之一帝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剌哈孫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夏四月帝如上都左丞相哈剌哈孫言曰僧人脩佛事必釋重囚有殺人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然之○閏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中書右丞相完澤卒完澤土別燕民至元二十八年爲右丞相革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年逋負錢粟

悉蠲免之民賴其惠號爲賢相追封興元王謚忠憲○秋七月以荅剌罕哈剌哈孫爲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花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給鈔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汚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甲辰八年春正月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雲南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來獻時陞其官賜衣一襲○二月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帝如上都○有星孛于室十一度入紫微垣約一丈自去歲十二月庚戌至是歲三月乙丑凡七十六日而滅○夏五月朔日有食之○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吳淞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從之（吳江在蘇州府吳江縣松江在松江府城北）○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封皇姪海山爲懷寧王以瑞州六萬五千戶隸之

乙巳九年春正月陞翰林國史院爲正二品○命中書議

行郊祀禮○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五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泉盡黑漂出松栢朽木遣使賑之○五月旱○徵陝西儒學提舉蕭斡赴闕命有司給以安車○改各道肅政廉訪司爲詳刑觀察司○六月庚辰立子德壽爲皇太子○賜高年帛○秋七月築郊壇於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等員○九月帝還大都復以詳刑觀察司爲廉訪司○黃勝許遣其黨來獻方物請復其子官帝不允曰勝許反側不足信如其悔罪自至則官可得賜衣服而遣之○冬十一月庚子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馬一蒼犢十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出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右丞相哈剌哈孫左丞相阿忽台御史大夫鐵古迭兒爲三獻官○十二月皇太子德壽卒○命后弘吉剌氏居懷州

丙午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録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營國子學於文宣王之廟西偏○二月帝如上都○大同路暴風大雪壞民廬舍明日雨沙陰霾馬牛多斃人有死者○夏四月雲南羅雄州酋長阿那龍少結緒蠻爲寇右丞汪惟能率兵進討賊退據越州諭之不服平章也速帯兒率兵萬人往捕之兵至曲靖

與惟能合進壓賊境獲阿那龍少斬之餘黨皆潰羅雄州在曲靖軍民府城東南越州在府城南今省入府

○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鷄卵麥及桑棗皆隕命蠲今年田租○大都旱○秋八月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元於平原府開遠堡立開成路今開城縣也

○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十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帝有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遣宣政院使沙的等禱于太廟○懷寧王自脫忽思圍之地踰按台山追叛王斡羅忽獲其妻子執叛王也孫禿等諸叛王皆降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帝崩于玉德殿乙亥葬起輦谷

臨江張氏曰元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不至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史臣曰世史於世祖書死而成宗以卒書何視魏明晉惠例也夫夷狄固不可主華夏然業已得之非處心積慮之人其罪固輕於造謀主意者也

懷寧王自按台山聞訃還至和林諸王皆會合辭勸進王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當俟宗親畢會議之○二月后弘吉剌氏及王愛育黎拔力八達自懷州還大都奔喪入哭盡哀出居舊邸○安西王阿難答與左丞相阿忽台等謀作亂懷寧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右丞相哈剌哈孫討之執安西王阿難答等阿忽台伏誅先是成宗違豫日久政出中宮及成宗崩安西王與阿忽台等潛謀推成宗后伯要真氏稱制而已輔之時哈剌哈孫稱疾守宿掖門密持其機陽許之夜遣人密啓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王即言於太后曰大行晏駕德壽兄薨諸王皆疎屬而兄遠在朔方阿忽台輩潛謀不軌變在旦夕當先圖之三月丙寅王率衛士入內召阿忽台等責以變亂祖宗家法皆誅之執安西王阿難答諸王闊闊出等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爲出此言彼惡人潛結宮壼構亂我家故誅之豈欲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大位當歸之乃遣使迎懷寧王於北邊○夏五月懷寧王至上都愛育黎拔力八達侍太后來會左右部諸王畢至會議乃廢皇后伯要真氏出居東安州執阿難答等至上都皆伏誅○懷寧王即帝位于上都○追謚皇考曰昭